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林公案
第三十九回 助力感恩委身擅寵 失官盜印報怨相當

且說賣解女郎濮鳳姑，在襄陽賣藝，兩個營混子趙斌、趙英，瞧見鳳姑生得花朵兒似的，想去調戲她。兩人走進圈子，向鳳姑索取場地錢。鳳姑答道：「路過貴地，川資告乏，不得已在這裡拋頭露面，借光片刻，想弄個飯食，請兩位爺原諒則個！」哪知趙英自不量力，要和鳳姑比個高下，暗想從放對時，活活手面。鳳姑推辭不過，只好出手，不上兩個照面，竟把趙英打倒於地。趙英自知不是對手，爬起身來，正想鑽入人叢中逃走，不料被鳳姑攔住，要他賠禮，才肯放走。幸經閒人排解，臨了叫聲姑小姐了事。兄弟倆丟了臉，怎肯干休，正想找尋朋友報復，恰巧在半路上遇見督標百總蘇元，素來知道他精通拳腳，最喜歡女色，就乘機向他說道：「老總！你往哪裡去？前邊廣場上有個山東賣解女郎，相貌生得如花似玉，聲言要比武擇婿，誰能勝得他，即以終身相托；但照我們看來，她的本領也平常得極，像你蘇大爺去和她比試，管教出手即勝。如若有興，何妨一試。」蘇元信以為真，帶著趙氏兄弟一腳邊起來，分開眾人，走到場中，果見賣解女郎生得長眉插鬢，體態苗條，一望而知是個北地胭脂，就味然上前，向她說道：「我與你見個高下如何？」鳳姑閃眼一望，見是個二十多歲的壯漢，生就赤糖色面皮，濃眉曠目，高顴闊口，身著軍衣軍褲，足登薄底皂布快靴，不問可知是個營混子。且見趙氏兄弟立在他背後，料必是請來報復的，自悔不該好勝，把趙英打倒，現在弄得騎虎難下，不和他交手，決不肯干休，和他交手，勝了他，只怕再邀人來報復，煩惱不尋人，自去尋煩惱，只好情讓他爭回些面子，求個和平解決。打定主意，就含笑答道：「既承賜教，敢不唯命是聽。」說罷，各自使開招數，動手比試。這時錦堂已被後來的觀眾擠排到最前面，定神細瞧，賣解女郎的解數和拳法，不像江湖把式，好似出自少林門下，又見她一味騰挪躲閃，只是退讓，並不還手。再瞧那個男子，認得是蘇元，膂力卻是不弱，使展開來的招數，倒好像江湖派，分明是少林外家的最下乘功夫，看他打人不還手，已經弄得汗流氣喘，拳法越打越鬆，迭露破綻，虧得那個女郎步步退讓，若然顯出全身功勁，還起手來，蘇元哪裡是她的對手。此時趙氏兄弟見鳳姑步步退讓，蘇元著著緊逼，以為蘇元占了上風，就在旁邊高聲叫好，那看熱鬧的人，越聚越多，也有不少懂得武藝的站在前排，早看出女郎有心相讓，否則安有著著退步，絕不還手的，這也是她的乖巧，曉得獨龍難鬥地頭蛇，不願和營混子結仇，故爾一味情讓。這班懂武藝的觀眾，都表同情於賣解女郎。有兩個在旁叫道：「比武比得對方不還手，爭得些兒極面子，也可趁勢收篷了！」哪知蘇元誤會女郎有情於他，故爾一味退讓不還手，於是得寸進尺，愈逼愈緊，定要把女郎打倒，等她親口許了婚姻，才肯住手。這正是癩蛤蟆妄想吃天鵝肉。

鳳姑豈有看不出他的用心，暗想：他如此不識好歹，若不使他吃些小痛苦，打到天黑，他也不肯罷休。打定主意，馬上交換架勢，改守為攻，使出一路後天羅漢拳，兩個拳頭左右開展，上下並進，好似狂風催急雨，越打越緊，認定蘇元要害處打進。蘇元本則打得汗流氣喘，有些來不得，怎當得鳳姑反守為攻，步步緊逼，打得他手忙腳亂，招架也來不及，更莫說還手了。幾個懂武藝的觀眾，瞧見鳳姑打一路羅漢拳，手腳乾淨迅速，功夫已臻上乘，就不約而同齊聲叫好。趙氏兄弟忽見蘇元手足慌亂，快要失敗，恨不得趕上幫打，猶怕被閒人們叱喝。

正在著急的當兒，鳳姑霍地使出一手叫做青龍探爪，打算趨勢抵住蘇元。蘇元不懂這手的破法，急將身子向後倒退幾步，便想鑽入人叢中溜逃。那鳳姑使這一手，全身功勁都運到上半身，伸出右臂來抓蘇元，變成上輕下重，冷不防蘇元條的向後倒退，鳳姑一抓撲個空，身子向前直磕出去，若是男子，腳底闊大，還可借力站穩，鳳姑的蓮鈎瘦削，簡直不滿三寸，哪裡栽得住全身重量，幾乎向前合撲栽倒。趙氏兄弟看得真切，齊聲喝道：「總爺有臉，竟能於敗中取勝。」那時錦堂站處，相離鳳姑只有二三尺，看她一抓撲了空，又聽趙氏兄弟高喊敗中取勝，激動了他的無名火，暗想這班營混子，仗勢欺壓三絡梳頭的女子，待我來暗助她一臂之力，免得她當場坍台。說時遲，當時快，錦堂一轉念間，急把右足伸出，向鳳姑淌出的右足尖前，踏地攔住。鳳姑有這一借力，右足踏穩，身體也得直立，連忙把錦堂閃眼一望，見是個方面大耳，服飾大方的上流人，心上感激萬分。這時蘇元見女郎未曾栽倒，瞥見陳提調立在旁邊，嚇得他鑽入人叢中就逃。趙氏兄弟亦然溜走。

鳳姑便向錦堂裨道謝，並詳詢姓氏住址。那錦堂本想覓個會武藝的如意夫人，物色多年，未曾覓到，現在見鳳姑生得豔麗如花，且具有這副好身手，豈容當面錯過！當時就以直相告。濮金標聽說是個官員，也走近前來。鳳姑就向老父說道：「爸爸，女兒虧得這位陳爺暗中相助，否則要坍台在營混子手裡了。」錦堂就向金標問明姓名籍貫，未了說道：「你們父女不必賣藝，缺少川資，到我公館裡去拿。」鳳姑答道：「理當登門拜謝，請爺先回，我們收拾了場子，回來拜謝。」錦堂就先回公館。那父女倆把賣藝傢伙，收拾繫束，帶回寓中。金標便向鳳姑說道：「我瞧陳爺相貌堂堂，將來必有作為，他肯在暗中助你，諒必愛你生得不錯。現在你等在這裡，待我前去，把你終身許給他，只怕他已有正室，那不冤屈你做他的偏房。」

鳳姑聽說，臉脹緋紅，含羞不答。金標連問幾遍，鳳姑被逼不過，答道：「任憑爸爸作主。」金標就興衝衝趕到陳公館，先向鄰家問明陳錦堂是候補道，快活非常，入門見過錦堂，就把來意說明。錦堂就問聘金多少，金標答道：「分文不取。不過老漢只有這一女，只想靠老終身。」錦堂慨然允諾。金標告辭回去。次日錦堂用托紅大轎，把鳳姑接到公館裡。好得大婦在原籍，公館裡只有個大姨太，鳳姑遂得寵擅專房。金標靠著女兒，終年遊山玩水，過他的逍遙日子，這是鳳姑的來歷。補敘明白，書歸正傳。

且說鳳姑因見錦堂自撤任後，終日愁眉不展，自告奮勇，替他泄忿，當下為保守秘密起見，孑身出門，除錦堂之外，無人曉得她去幹什麼。鳳姑匆匆出門，一腳邊趕到碼頭上，僱了坐船，駛到安襄郎道衙門近處，付過舟金，離舟登岸，好在往過這裡一年多，路徑熟悉。道署後面有一觀音庵，錦堂在任時，鳳姑時常到庵中燒香許願，與老尼靜修很為投機。此時逕到庵中，靜修慇懃接待，延入雲房中，分賓主坐下，啟口便問：「姨太太到此有何公幹？」鳳姑謊說：「日前我們匆促辦移交，失落兩件緊要部文在道署中，討過幾次，楊道台不肯檢出交還，大人才命我來，入署找尋。靜師千萬不要在人前吐露口風。」

靜修答道：「老尼怎敢漏泄機密，不過道署中門禁森嚴，姨太太怎能進去找尋呢？」鳳姑答道：「這個我自方法，你只消把佛樓上的房間，容我留榻，以外你不必過問。」靜修唯唯答應，當下用素筵款待。鳳姑等在庵中，日間足不出戶，等到黃昏，靜修親送鳳姑到樓上客房中，略談了幾句，作別下樓安歇。

鳳姑守到半夜，全身略事紮靠，從樓窗口躍登屋頂，乘著月色，使展輕身功夫，一路躡過幾十家屋頂，方到道署界牆邊，就從屋面上使個飛雲縱，躍到界牆頂上，定神下望，認明是道署後花園，就縱身落地，辨明路道，逕出圍門，穿過上房，向簽押房過來，幸喜人影都不曾遇見。本來她住過道署中一年多，門戶熟悉，擇僻靜處走到簽押房後軒，這是用印處，借著窗外的月光，仔細找尋，瞥見那顆安襄郎道的鋼印，正放在桌旁架上。一見之下，喜出望外，便閃身入內，伸手取著，即行轉身由原路回到圍中。曉得四面廳前，有兩口太平井，一腳邊趕到右面井邊，把那顆鋼印投入井中。只聽撲通一聲，那鋼印已杳無蹤影。她的公幹，到此已畢，仍舊躍登屋頂，回到尼庵佛樓上，登牀安睡。

她路遠迢迢趕來，乾這一幕盜印拋印的趣劇，太覺小題大做了！這是陳錦堂銜恨楊天德用引誘手段，奪去了他的道缺，才密遣愛妾，施此惡作劇。官不可一日無印，料定楊天德也要受提空處分，那末一報還一報，冤氣就可消釋了。鳳姑要使錦堂解悶開懷，不借冒此大險。當下她回到尼庵中，安睡到日上三竿，方才一覺醒來，下牀盥漱梳頭，曉妝停當，下樓吃過早膳，就取出十兩銀子，送給靜修作香火錢，告別出庵，僱坐民船回公館。那楊天德失去了官印，遍尋無著，只好上轅門稟明請罪。林公申斥他辦事糊塗，一顆印信，尚且照顧不週，怎能辦理安襄郎三府屬的鹽務呢？天德惟有連稱職道罪該萬死。林公不願和他多說，立即送客，次日就把楊天德撤任，改委楊以增署理，限他十日尋獲失印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